

楓樹林村第一朵花



樓 樓 著

華南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(穗)0359

楓樹林村第一朵花

著者：樓 樓

出版者：華南人民出版社
廣州大南路四三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廣東分店
廣州永漢北路二〇六號

印刷者：大 路 印 刷 廠

1—9,000

1953年3月初版第一次印
每冊定價1,100元

前面的話

爲了配合貫徹婚姻法宣傳，我趕寫了這本小說。

題材選擇在土改後的農村，主題想表達封建思想是婚姻法的障礙。故事開展在兩對青年男女身上：谷香和溫林，蘭英和二石頭。谷香和溫林的戀愛，是在鬥爭中落的種，勞動中開的花；但却碰到了谷香母親的封建思想。母親雖然愛女兒，但她堅決反對女兒的戀愛。全篇故事從這一條主線開始、糾纏、發展，後來，經過複雜的鬥爭和婚姻法的宣傳，終於說服了母親。蘭英和二石頭，是從這條主線中派生出來的副線，後來也有了愛情。

由於我對農村新生活體驗不深，對新人物的思想感情了解不夠，對農民的語言不夠熟悉，因此對人物的描寫和故事的安排就有

許多不夠的地方。

感謝華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的同志們，給我提供過不少寶貴的意見，使我有機會改正了不少錯誤。要不是他們的熱心幫助，就連現在這樣的面貌也寫不出來。

作者

一九五三年一月

目次

一	催嫁	一
二	想起婚姻法	七
三	不該嫁給這個人	二
四	說客	五
五	梅子山上	二〇
六	退婚	二五
七	苗竹鞭子	三三
八	在會場上	三七
九	鎖頭開了	四一
十	結婚	四六

一 催 嫁

日頭落到山邊還有兩條竹篙那麼遠。打禾坪上，溫林和二石頭挑戰打禾，半個下午沒歇過手。溫林使用一副絞禾鏈，靈活得像一條蛇。往禾堆一插，手一撥，鏈裏就攬了滿滿的一大把。兩條把手一交叉，輕輕一提，禾板上就『噹！噹！』地響起來。溫林每打六把，二石頭只能打五把，有時兩把禾同時落禾板，有時一起一落。半個下午，打禾坪上充滿一片打禾聲。谷香又割又挑，沒歇過手脚。現在又滿滿的挑了兩籃禾，一陣風似的走路。剪短的頭髮一飄一蕩的。挑到禾堆邊，二石頭說：『谷香，太累了，歇一歇吧！有人看了心痛。』谷香說：『我不累，你莫嚼舌頭！』坐在禾稈堆上搥稈的洪伯婆問：『谷香，禾快割完了麼？』谷香說：『我這趟再去，該割完了。』把禾一倒，頭一扭，又飛也似的去了。

洪伯婆笑着說：『後生人這陣子做工夫真起勁，分田以前，那有這個勁頭！』給這麼一說，幾個上了年紀的叔婆伯姆，也上了勁，手裏搥得快了些。

一碗茶功夫，田裏的都回來了，有的挑禾，有的空手走路。三個婦人家，當過一輛車，一路上嘰哩呱啦。到了禾坪裏，一窩蜂搶上禾稈堆，七手八腳搥起稈來。谷香搥得特別快，人家搥三把，她要搥四把。洪伯婆說：『谷香，你的手是鐵鉤子麼？不見累的。』谷香說：『不是富貴命，那有這麼嬌嫩——一下子就累了？』

日頭剛落山，穀也打完了，稈也搥完了。稈把子堆滿了半個禾坪。大家說，該回去了。拍拍屁股，站起來就走。

谷香幫溫林把穀挑進屋子裏，走得遲些。洪伯婆幾個人在路上談起溫林這一造打的穀，又精壯，又堅實，今年的生產模範，一準是他，包走不了。二石頭還說，谷香要不是許了婆家，她和溫林倒是很好的一對。一提這話，大家就不做聲了。

谷香是二姆的獨養女，今年剛好十八歲，出落得滿標緻。兩隻圓眼睛和一頭短髮烏溜溜的；臉頰常年晒日頭，紅通通的，還有兩個小酒窩。她是一個田地裏的能手，犁、耙、轆軸，樣樣來得。挑兩籬穀，能一口氣走兩三里路，不喘氣，不歇腳。村子裏沒幾個男子漢能趕得上她。這樣一個好姑娘，要找個好婆家，上下三村，誰不搶上門來？打火把也難尋得到。解放前，照鄉下人說，谷香樣樣好，只缺一樣：『命歪。』三歲那年死了爹，只剩下一個娘，沒兄沒弟，娘下半世只指望她一個人。爹在世時沒給姑娘許下一個好婆家就斷了氣，娘認為爹死了眼也不眨的。剛剛過了七十四九天，娘就放聲要找婆家；但有一件：先過聘禮後過門。娘有娘的打算，童養媳的味道她嚐了個飽：殘羹、冷粥、柴頭、棍子、藤索、火鉗，沒一件味道是好受的。姑娘是娘心上一塊肉，不到十八九歲，娘真捨不得割落來。不久，一位遠房親戚洪五孀來做媒，對方是洪五孀外家的哥哥。家裏有幾畝田，耕牛，犁耙，樣樣齊全。腳下有三個兒子，老大、老二都成了親，現成人手不少，他想給老三定下一門親事，遲點過門也

行，對過年生八字，生肖都合得來。算命的還說是一對好姻緣。這門親事很快就說定了，一對母雞當聘禮，那年剛好是荒月，還挑了兩籬穀，就算對了親。未婚夫名叫洪得祥，比谷香大五歲。解放前，地主洪爆春在公塘圩開賭館，抓番攤。得祥好樣不學學歹樣，貪賭館裏大魚大肉的吃喝，每逢圩日，像條狗一樣，跟着洪爆春的屁股，搖來擺去，好沒出息。解放後，洪爆春賭館沒得開了，見風轉舵，裝成一個開明士紳，把鄉裏的實權攬在自己手裏。得祥給他安插在鄉政府辦公家的事。徵糧的時候，趁機刮了一筆。去年上春頭，開展『八字運動』，得祥給農民兄弟從鄉政府趕出來了，終日遊遊蕩蕩，不下田也不落地。土改時，洪爆春這名大惡霸給農民扣押起來，鬥了幾場。得祥家裏給他窩藏了不少穀子、布疋、金子、銀子。谷香因此恨死他，聲明說：死也不嫁狗腿子。

話傳到澄坑裏家娘耳朵邊，家娘想：女大十八變，不過門終歸還是人家的女兒。打去年秋天起，家娘就託媒人來問過兩次，要娶谷香過門。去年上春頭，村子裏開展『八字運動』，谷香參加了農會小組，和雇農溫

林漸漸要好起來，兩個人一股子勁參加鬥霸，日裏夜裏，一起開會，一起工作，膽子漸漸大起來，兩個人便相愛上了。這件事很快就傳到洪家那邊，家娘的心很着急。同時也傳到娘的耳邊，娘的心也很着急。家娘想：趕快把媳婦娶過來吧。娘也想：趕快把女兒嫁過去吧。谷香好像給擠在夾縫裏，擠不過去，跳不出來，心裏也很着急。

秋收剛完，一天早上，谷香到山上去割薔箕草。手快腳快，半日工夫，割好兩把薔箕挑回來，歇下肩，走進門，聽見灶間下有人說話。躡手躡腳走前去，原來是洪五孀又為催她過門的事來了。她聽見洪五孀說：『你那親家姆講，女兒大了捨不得過門，是不是想留來招郎入屋？』娘攔着洪五孀說：『我那親家姆也真是！專揀冷刀子刺人。我平日直腸直肚，服軟不服硬，要是把我激惱了，一翻臉，一拍兩散！』谷香心裏一樂，幾乎要笑出聲來。洪五孀着急地說：『二姆，你這樣說，別人的話可見不假嘛。』娘問：『什麼話不假？』洪五孀說：『谷香有了相好，瞞得着誰？莫怨你親家姆要見怪！』娘着急問：『那個嚼舌頭嚼出來的？』洪五孀說：

『銅鑼打過兩三遍了，紙包不住火，那個不曉得谷香和溫林相好上了？』

谷香聽得心裏冒火，很想進去痛罵洪五孀一頓；但又轉了念頭：總有一天鍋蓋要給揭開來的，讓她說了也好。娘說：『暗地裏的事誰也沒親眼見，信得幾多！叫親家姆莫多心。』洪五孀說：『你親家姆也不一定信；但人還沒過門，她怎放得下心？谷香一雙好手脚，樣樣來得，這陣子過門，家娘會當她寶貝似的。二姆，你放心，讓谷香過門吧，有了婆家就好了。』娘經不起媒人婆奉承幾句，心花開了，隨口應道：『女兒是娘心上一塊肉，別人那會這麼愛惜她？不過，你既然這樣說，就叫我親家姆揀日子吧。』

谷香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顧不得這麼多了，衝口說道：『我不嫁人！誰說得那麼好，誰自己嫁去！』

灶間下的兩個人同時『呵呀』了一聲，娘走出來罵道：『死牛廋，你瘋了麼？』

一陣眼淚湧出來，谷香頭一搖，大踏步走出門去。

二 想起婚姻法

走出門來，谷香恨不得三步兩腳去見溫林；可是天光白日，準不在家裏，到哪裏尋去？一手在路旁捋了一串布驚子放在嘴裏，嚼出一陣苦味，才把它唾了。

谷香來到河邊，坐在杞樹下望着蘆花上的一隻翠鳥。翠鳥好像看出谷香有心事，同情的望着她。有時張張嘴，好像想說什麼。谷香忽然想起溫林這陣子也許還在田裏，便站起來向田塢裏走去。隔遠，看見溫林在犁田，低着頭，像在想什麼。谷香來到跟前他都不知道。谷香說：『犁得這麼入神！』溫林抬起頭來說：『看你，嚇了我一跳！』谷香問：『想什麼心事吧？』溫林說：『說到哪裏去了？犁田不留心，怎犁得深？』谷香忙把剛才的事告訴他。溫林聽了，停了犁，睜大眼睛說：『這件事可不好辦！』

過了一會又說：『不要緊，現在有了婚姻法。』谷香說：『土改時，我們聽工作同志講過婚姻法。我那陣子頂關心，記了一些；但記性不好，左耳聽右耳出的，大半忘啦。』溫林說：『再忘也有個底子，同志不說過？』要兩人心甘意願才能結婚，父母再想包辦，可不行啦。』谷香說：『這個我也記得，不行又怎樣？』溫林說：『我們分頭尋人，我尋鄉長，你找娘，拿婚姻法跟娘說。你看怎樣？』谷香搖搖頭說：『鄉長那頭我不曉得，娘的舊腦筋可不容易搞。我閒常時跟她講過，探過口風，她怎麼說？——共產黨樣樣好，只一樣不好……』溫林攔着問：『什麼不好？』谷香說：『就是婚姻法不好——你說氣不氣人！』溫林說：『你又忘了，打通思想得慢慢來，哪有一下就通的？』谷香說：『慢到什麼時辰？難道等那頭揀好日子，轎子抬來了，才打通她？』溫林說：『莫急，現在就跟娘說，耐心一點。娘只有你一個女兒，我相信說得通的。』谷香說：『沒那麼容易——她那舊腦筋，我才清楚；不過，也只有這個辦法。你去找鄉長，請他出把力。鄉長要是答應，事情就好辦了。』溫林說：『吃過早飯

我就去。」

溫林一放下碗，就趕到鄉政府去找鄉長溫增蘭。他知道增蘭工作忙，事情多，一見面，就開門見山說：『增蘭哥，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，你得閒麼？』增蘭說：『自家兄弟的事，幾忙也要聽——你說吧。』溫林把谷香和洪家的婚事說了一遍，並且說：『今早洪家的媒人來過，說要揀日子要谷香過門。谷香本人不願意。』增蘭笑着說：『還有一個人也不願意——二姆答應了沒有？』溫林說：『實不相瞞，我想請你幫個忙。二姆有心病，一面捨不得谷香過門，一面又覺得女大當嫁，這門親事又是她自家作主的。那邊來要人，她也沒法。要是鄉長能幫個忙，拿婚姻法勸勸她，她會答應的。』增蘭說：『我也聽到了一些，有人怪你不該盤牆腳，有人怪谷香不該水性楊花。這些話我也知道不對。水晶眼鏡，各人合戴，現在世道不比從前，有了婚姻法；不過……』溫林問：『你有困難？』增蘭說：『我對婚姻法還沒好好研究，一向工作忙，事情多，我以為這些是姑娘們的事，我管不着。現在要我拿婚姻法勸人，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。還有一』

層……』看見溫林一直望着他，增蘭繼續說：『你和谷香相好，後生巴不得你帶個頭，他們好學樣；但老輩却覺得你兩人礙眼礙鼻。』溫林說：『所以，鄉長能出來說句話就好。』增蘭笑着說：『做事要走羣衆路線；但有時節也會順得哥來逆了嫂意——叫我好為難！』溫林說：『勸好了二姆，旁人還有什麼話說？』增蘭說：『想事情要全面考慮，婚姻法固然要緊；但入鄉隨俗，風俗也要重視。老弟，現在幹部難當，左也不行，右也不對。這件事我們慢慢商量吧！』

溫林從鄉政府出來後，想起不如去尋二石頭。二石頭在縣裏打鐵店住過兩年，見過世面，粗中有細，頭腦靈通一些，也許能幫助出點主意吧！二石頭聽了溫林的報告後這麼說：『增蘭人是個好人，但有點亞婆氣，騎馬扶棍子——老成又老成。再說，他對婚姻法還沒入流，摸不着竅。要他幫忙，那不是燒香進錯了廟門？』溫林問他有什麼辦法能打通二姆的思想？二石頭想了一會，說：『尋洪伯婆試試看。』溫林說：『尋她能有什麼用？』二石頭說：『那頭是她外家，她的女兒蘭英又嫁在那兒，洪家

的底細她最熟。蘭英也像谷香一樣，是娘做主嫁的。可是嫁了一個歹貨，狂嫖濫賭，把蘭英的手鉅，衫褲都給偷去賭了。輸了錢還要搥蘭英，兩口子一直沒好過。那年，胡璉匪軍過境，把蘭英的男人拉了去，一直連影子都沒有。蘭英現在也想離婚。只要洪伯婆願意在二姆面前說點話，拿利害動她，再用婚姻法來勸，會有希望的。』

溫林想了想，認為也有道理，就要二石頭去說服洪伯婆。二石頭答應說：『等我過兩日，得閒了，給你去一趟。』

三 不該嫁給這個人

二石頭來到鄔山下，一進門，看見蘭英坐在牛欄門口餵豬。覺得蘭英在家裏，更好說話了。問蘭英說：『蘭英，什麼時候歸來的？』蘭英說：『昨晚。』二石頭問：『你娘呢？』蘭英向灶間下叻叻嘴。二石頭喊道：

『洪伯婆！』洪伯婆從灶間下走出來，兩隻手在圍身裙角上揩着，說：『誰呀？』看見二石頭，笑着說：『我說是誰，原來是二石頭——今日怎麼得閒？』二石頭說：『無事不過門，誰得閒上家遊下家蕩的？』說到這裏，二石頭轉個念頭：放紙鳶線要放長些，提這件事，時辰還沒到——隨即轉口問蘭英：『蘭英，你男人有消息來麼？』蘭英說：『骨頭恐怕都早變成灰了，還有消息！』洪伯婆插嘴說：『二石頭，你不是有事尋我麼？為什麼又不說了？』二石頭說：『不忙，等我和蘭英談完了再說。』蘭英，你男人沒消息，你心裏不急？』洪伯婆攔着說：『看你儘問些不三不四的話！』蘭英說：『這樣的男人，早死早安樂！娘，你攔什麼呢？』洪伯婆臉一沉，說：『這些話講來好體面！』蘭英說：『有什麼不體面？慘過上刀山、下油鍋的日子，挨得還不夠？』洪伯婆說：『看你！把什麼臭屁都放出來了！』二石頭笑着說：『洪伯婆，話講出來倒好，反正講不講，大家都知道。』蘭英說：『娘，你急什麼，我是二十七八歲的人了，又不是小孩子！婚姻法都出來了，你還怕講，真怪！』洪伯婆說：『你講！你講！你』